界立建講述中領館襲擊事件

【看中國記者孟浩採訪報導】1月4日，在美國洛杉磯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外，一場原本和平的抗議活動，演變為震驚全球的暴力事件。中共領事館保安涉嫌使用化學武器，無差別襲擊民主人士，導致多名受害者受傷，面臨嚴重後遺症。這一事件被視為中共政府跨國鎮壓的典型案例，迅速引發美國國務院和多位國會議員的強烈譴責。《看中國》為此採訪了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主席界立建。



界力建提供

1月4日，洛杉磯中領館保安涉嫌使用化學武器，無差別攻擊民主人士，造成多人受傷。

和平抗議遭暴力鎮壓

事件發生在1月4日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，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主辦主題為「聲援委內瑞拉人民取得民主勝利，感謝美國逮捕馬杜羅，呼籲全中國人民起義結束中共暴政」的抗議活動。

地點選在中共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外，旨在表達對委內瑞拉前總統馬杜羅被捕的慶祝，並藉此激勵中國民眾反抗專制統治。

然而，在活動接近尾聲的3時20分左右，領事館保安突然發起挑釁。保安負責人吳憲多次言語威脅抗議者，稱「你有三條命嗎？你能死三回啊」，並做出槍指爆頭手勢，甚至打開槍套意圖使用武器。這些行為被視為直接的死亡威脅。

隨後，吳憲在領事館正門口對多名抗議者噴射化學液體，疑似自製生化武器。噴射持續多次，每側噴射3～4次，導致兩人當場倒地。吳憲隨後跑出馬路，對路邊人群進行無差別攻擊，甚至在受害者逃跑時繼續噴射。八名受害者受傷，包括眼睛灼傷、呼吸困難、胸悶、咳嗽和心理創傷。受害者高喊「救命」，吳憲卻嘲諷道「讓上帝來救你吧，爽不爽」。

這一暴力襲擊並非孤立事件。早在2025年12月14日，吳憲首次執勤時就與抗議者發生衝突，試圖使用致命武器，當時已報警並轉交美國國務院和聯邦部門。1月4日活動開始前，吳憲多次挑釁，幸有記者在場，才未進一步升級。

受害者界立建在接受《看中國》採訪時，詳細回憶了事件過程：「我們擺放講臺和旗幟時，他就開始挑釁，說：『你過來，你敢靠近我嗎？』意圖製造肢體衝突，我們沒有上當。

活動末尾，他威脅：『你有三條命嗎？』然後開始向我們噴射辣椒水。噴到眼睛裡火辣辣的灼傷感，刺痛難忍，喘不過氣，像窒息一樣。味道刺激性極強，不是普通辣椒水，可能添加了化學成分。我現在嗓子還疼，眼睛老流淚。」

界立建強調，該保安所在的保安公司註冊僅一年，卻擁有上百輛警車，裝備與警察相似，易造成執法權錯覺。這反映了中共通過代理人在海外實施鎮壓的策略。

洛杉磯警方在事件後迅速介入，逮捕了吳憲，目前他面臨重罪指控並獲得保釋，等待開庭。但界立建擔憂：「旁邊有警察和特勤局，他還這麼囂張，無視美國法律。」

受傷者為中國民主黨成員和無黨派人士，他們均是為表達對馬杜羅被捕的喜悅而來。

界立建說：「馬杜羅被捕給我們很大振奮，像委內瑞拉結束獨裁一樣，我們希望中國也能如此。這事件有歡笑也有淚水，中共奴役我們多年，何時是個頭？」

受害者證言：身心創傷與跨國鎮壓陰影

界立建在受訪中透露，當天陳寧是第一個受害者，「惹怒保安的最後的話是，我們的活動義工告訴他，你這樣是對美國威脅、美國主權挑釁。吳憲回覆別再廢話，再廢話我就不客氣了，然後直接噴活動義工陳寧，並不停爆粗口。」

另一位活動義工沒有任何話語，保安也對著她單獨被噴，「義工反問保安，我沒有和你任何接觸和言語，你為甚麼要噴我，保安回覆這都是你的人。」

八名受害者中，最嚴重者眼睛刺痛、流淚不止，有的無法開車，胸悶、喘息費勁，並伴隨嚴重心理恐慌。「我們看過醫生，診斷包括結膜炎、咽喉腫痛、刺激性發炎，做了心電圖，心跳加快，照片和記錄都有。」

他描述噴射液體：「瓶子很大，味道濃郁刺激，不是市場常見品，可能是自製的。」吳憲獲保釋後，受害者心理陰影加重。「不排除這種危險會增加，我們呼籲美國警方提供保護。」

界立建本人是多次跨國鎮壓受害者。他回憶習近平訪美時，也遭中共僱用的保安暴力襲擊：「我親身經歷過，這次眼睛被噴，灼傷刺痛，喘不過氣。」他分析中共動機：「國內迫害更恐怖，海外抗議讓他們丟臉。

我們的直播有五、六萬甚至十萬觀看量，許多來自國內（翻牆），給民眾希望。就像阿拉伯之春，一個小事件就蔓延，中共怕海外抗爭激發國內起義。」

他舉例鐵鏈女和小洛熙事件：「這些刺痛老百姓敏感神經，海外支持給國內希望。中共輸出迫害到海外，是因害怕全球民主浪潮。」

美國官方譴責跨國鎮壓

事件發生後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聲明：「《美國憲法》第一修正案保障和平集會權。在美國，任何壓抑這項基本自由的行為都不可容忍。」這直接針對中共的跨國鎮壓。

國會多位議員也發聲。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、密西根州共和黨議員約翰·穆勒納爾（John Moolenaar）強烈譴責：「中共為壓制海外批評者而實施跨國鎮壓與脅迫手段。」委員會承諾「持續揭露並反擊中共破壞人權、恐嚇批評者的行徑」。

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議員拜倫·唐納茲（Byron Donalds）也發聲支持。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、加州共和黨議員達雷爾·伊薩（Darrell Issa），援引1989年「六四」天安門事件：「自天安門（事件）以來，我們知道中共會用見不得光手段，我不意外他們在美國境內這麼做。」

界立建表示：「這些關注，是我們最大安全保護。國務院和議員發聲，證明美國重視，但希望加大力度。中共越來越瘋狂，這次事件羞辱美國法律。希望FBI、司法部抓更多代理人，震懾他們。」

近年來，美國已逮捕、審判多名中共代理人。

跨國鎮壓的全球模式

從神韻到網絡威脅這一事件是中共跨國鎮壓的冰山一角。界立建提到，神韻藝術團近年也遭到跨國迫害，他本人是受害者：「中共向全球劇院發（假）炸彈威脅、掃射警告，冒充各種人試圖阻止演出。

2025年12月，我的名字和盛雪的郵件被冒用，向臺灣單位發恐嚇信，說要在神韻劇場爆炸、掃射。去年為阻止電影《國有器官》在臺灣放映，還冒充我威脅臺灣101大樓、雙十慶典。」

2025年，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和龍泉寺收到以他名義的槍枝威脅信，已報國會和白宮。「這是低劣陷害，明顯假的，但目的是製造恐慌。中共代理人立功心切，無計可施，絕望無奈。」他告訴《看中國》。

1月11日，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，在領事館外舉行新聞發布會，多位受害者講述過程、身心傷害，還原血案，並討論國會議員講話和案件走向。全球民主團體同步聲援，抗議中共跨國鎮壓。

界立建表示，受害者呼籲國家安全局介入徹查，追究領事館、保安公司和吳憲責任。「我們呼籲美國政府採取更強硬的行動。

事件是醒鐘，國際社會需主動應對中共全球鎮壓。」

界立建四次遭致襲擊

界立建，旅美民運人士，目前為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主席。母親上訪失蹤、父親維權致殘後，他多次申冤，卻遭中共關押，並被送進精神病院。2019年，他輾轉非洲與南美，最後逃至美國。

截至2025年，他已舉辦逾百場反共抗議，因此，成為中共重點打壓對象。雖然身在海外，仍然長期受到中共威脅。

2021年11月8日，在羅蘭崗騎自行車時遭車輛擦撞，自行車損毀，手機摔碎，身體多處擦傷，對方辱罵其為「狗漢奸」，並警告他「以後做事小心點」。

僅兩天後，Telegram帳號「莊sir」傳來大量恐嚇信息，包括語音檔辱罵其為「賣國賊」，並威脅「你和你全家不得好死」，還提及日前的擦撞事件，稱「前兩天開車就應該撞廢你狗腿」，同時發送匕首圖片與恐嚇語句，並威脅在中國大陸父親的安全。

2022年1月，在前往沃爾瑪的途中，被壯漢持長刀猛刺五至六刀，他的下顎遭尖刀刺穿、大量出血，命懸一線。2022年2月，再次騎車遭撞擊，所幸僅受輕傷。2023年8月22日，於洛杉磯郊區散步時，遭不明人士從背後棍擊頭部，當場昏迷，網絡隨後出現大量中英文假訃告、靈堂合成圖、假追悼會視頻。

生活長期處於戒備狀態

面對多次生死邊緣的考驗，界立建慶幸每次都能倖存，深信背後有神的庇佑。然而，他也坦言，自己的生活長期處於極大壓力與警覺之中。

他出門前習慣檢查車底、門縫記號，以防竊聽或監控，晚上回家也不敢鬆懈。

「即使今天你怕了，他們肯定也不會放過你。」他表示，已將生死置之度外，「只求活著一天，就奮戰一天」，堅信這場對抗中共暴政的戰爭終將勝利。

崇禎自縊的歪脖樹「火了」

文/陳靜

北京城裡絕望的雙行線

（接上期）想逃的與想活的，在絕望中等待天亮。在北京這座權力的心臟，「繁華」的表象之下，有兩支長得看不到盡頭的隊伍，如兩道怵目驚心的傷疤，刻畫著當下中國人的集體絕望。

一支隊伍蜿蜒在東交民巷的美國大使館門前。這裡匯聚了中國的菁英、中產與覺醒的年輕人。儘管官方宣傳機器的嗓門越來越大，高喊著「大國崛起」與「東昇西降」，但這些排隊的人比誰都清楚，那種令人窒息的空氣正一步步逼近。他們用腳投票，哪怕拋家捨業，也要逃離這個正在急速下墜的漩渦。

另一支隊伍則在永定門的國家信訪局門口瑟瑟發抖。這裡是社會底層最後的哭牆，成千上萬的冤民，有的被強拆、有的被爛尾樓掏空積蓄、有的遭遇司法不公。



AdobeStock

這是北京景山上有300多年歷史的「歪脖子樹」，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皇帝就是在這個地方自縊的。

他們在寒風中裹著破棉襖，手裡攥著發黃的材料，僅僅是為了討一個卑微的「說法」，求一條活路。可是等待他們的往往是黑監獄，甚至家破人亡，而不是問題得到解決。

「我們是最後一代」

然而，比這兩支隊伍更讓人心驚肉跳的，是一種看不見的隊伍，和一句迴盪在空蕩街頭的絕響。

你是否還記得2022年上海封城那個漆黑的夜晚？當身穿防護服的警察威脅那個年輕人：「如果你不執行命令，將會影響你的三代！」那個年輕人平靜而決絕地回答：「不好意思，這是我們最後一代，謝謝。」

這句話，是比排隊逃離更徹底的決裂。逃去美國，是物理上的逃亡；去信訪局，是對體制殘存的幻想；而成為「最後一代」，則是一場生物學意義上的罷工。

這是無數中國年輕人在絕望至極後的無聲吶喊：既然我無法保護我的孩子免受這個體制的踐踏，既然我無法保證他不成為你們鐮刀下的韭菜、宏大敘事裡的炮灰，那麼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剝奪你們奴役我後代的權力。我斬斷自己的血脈，也斬斷了你們未來的「人礦」來源。

「楊蘭蘭」隱秘的奢華對照絕望的「最後一代」

當普通的中國年輕人悲壯地喊出「我們是最後一代」時，在遙遠的澳大利亞，那位神秘的「楊蘭蘭」正開著豪車、滿身名牌地享受著頂級人生。這是一個極度殘忍的對照：

權貴們的紅色基因在海外開枝散葉，享受著無盡的榮華；而這片土地上勤懇善良的百姓，卻被逼得只能選擇自我絕育來終結苦難的輪迴。

這就是今天中國最真實的寫照：兩個平行的世界，一種撕裂的命運。統治者想要「紅色江山代代傳」，而底層百姓卻用「最後一代」作為回應。

這是一種最無奈，卻也最決絕的報復——既然惹不起，既然逃不掉，那我便親手畫上句號，讓這個荒謬的時代，在我這裡，徹底劇終。

這是多麼的絕望啊！

一場無聲的「行為藝術」

在中文互聯網的語境下，到處都是敏感詞，到處都是各種所謂依法封禁。有些話不能明說，有些情緒無法直抒。於是，中國人練就了世界頂級的「隱喻能力」。

前往崇禎上吊處，正在演變成一場無聲的、大規模的行為藝術。

如果說去開封府跪拜包公是表達向神明傾訴冤屈，那麼去景山看歪脖子樹，則可能是一種複雜的期許與絕望。

有網友戲稱：「去那裡不是為了別的，就是想去看看，當年那是怎麼掛上去的。」這當然是玩笑，但這玩笑背後，是沉甸甸的社會情緒。也有網友說：「是不是大家都預感到了甚麼？」

歷史輪迴：當無數民眾聚集在樹下拍照、沉思、發朋友圈時，獻花時，這個場景好像歷史在重現：大家去那裡，絕望的人們是在尋找答案。

他們像是在等待著甚麼。如今也有一位默認自己是崇禎式人物的人，他和他的政權，正在把人民逼上絕路，而今絕望的人民，正在歪脖樹下，等待第二個絕望的「崇禎皇帝」入套。（全文完）

馬杜羅受審 毒品走私指控分析

【看中國報導】美軍突襲委內瑞拉並將尼古拉斯·馬杜羅（Nicolás Maduro）及其妻子帶至紐約受審，震撼國際。這起極不尋常的跨國執法行動，涉及複雜的刑事指控，揭開了一個長達二十多年、涉及毒品走私、恐怖組織合作和政治腐敗的複雜案件。

四項核心指控

根據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提交的25頁起訴書，馬杜羅等六名被告面臨四項重大刑事指控，這些指控構成了一個完整的「國家支持毒品恐怖主義」犯罪體系：

第一項：與指定恐怖組織進行毒品陰謀。這是最嚴重的指控之一，檢方指控被告與多個被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的團體合作，包括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（FARC）、錫那羅亞販毒集團（Sinaloa）、澤塔斯販毒集團（Zetas），以及「阿拉瓜火車」幫派（Tren de Aragua）。



2026年1月5日，支持逮捕馬杜羅的示威者在紐約大都會拘留中心外舉著「感謝上帝」的標語。

美國政府於2025年2月正式將這些組織列為恐怖團體，為檢方引用反恐法律條款提供了法理基礎。

這一罪名的嚴重性，在於它將傳統的毒品犯罪與恐怖主義活動相結合，在美國法律體系下可能面臨終身監禁的刑罰。

第二項：共謀將可卡因走私至美國。檢方指控這是一個始於1999年的「持續的可卡因走私行動」，被告明知毒品的最終目的地是美國，仍積極參與運輸。起訴書強調被告「濫用公眾信任，腐化原本合法的機構，將數噸可卡因輸入美國」。

這項指控的關鍵在於證明被告不僅知道毒品會流入美國，而且意圖讓這些毒品進入美國市場，這為美國法院建立刑事管轄權提供了法律基礎。

（待續）